

# 在仙林学魔术

□南京 卢云

每周栖霞区文联都会举行惠民文化志愿活动,这周恰好是江南派魔术第三代传承人赵锁保的魔术课。抓住这个好机会,我带着朋友和孩子们来到可一书店,参加了一场近距离的知“魔”、学“魔”和观“魔”活动。

中国的魔术有很多派别,以黄河为界分为北派和南派。北派多重于手法技巧和古彩戏法,九连环、仙人摘豆、罗圈献彩等是他们的保留节目。除表演细腻外,还注重“使口”(说功),演出时一个人表演魔术,另外一个解说。而南派表演讲究道具造型的宏伟壮丽,表演优美洒脱,一般不说话。南派又可细分为“江南派”“粤派”和“海派”等。

据赵锁保老师介绍,江南派的创始人崔星洲先生是个传奇人物,他与张慧冲、傅天正、肖鹏飞三人合称民国“四大魔王”。当时有句俗话说叫“穷杂技富魔术”,能玩得起魔术的都是有钱人。崔家在南京

算得上名门望族,在老门东附近的剪子巷拥有四进院落,占据了大半条街,因此有“崔半街”的说法。崔星洲从小就喜欢研究民间戏法,长大后去上海念大学读法律系,遇到了家里开银行的表姐夫徐静云。两位志同道合的“富二代”在上海见识了新兴的魔术,一下子就迷上了。崔星洲精通英语,购买了许多关于魔术的英文书籍,不停地揣摩、练习,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间职业魔术团,后来还成为了国际魔术协会会员。更让人称奇的是崔星洲在表演魔术的同时,也没忘记他的老本行——当律师。据说当时崔家大宅门口有两块招牌,左边是“崔星洲律师事务所”,右边是“崔星洲魔术团”。白天穿西装跟人打官司,晚上换燕尾服去剧场表演魔术的崔星洲成了南京人眼中的神奇人物。这位会变魔术的大律师在江湖上口碑相当好,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妥妥的“斜杠青年”。

魔术的起源、派别和神奇的祖

师爷介绍完了,赵锁保老师又用一个个道具将魔术师的不同小“套路”进行了答疑解惑和互动教学。只见一双灵巧的大手上下翻飞,一个小钢圈从链子上滑落表演了快乐的自由体操,三根长短不一的绳子在一番巧妙安排下瞬间变成同样的长度,扑克牌神奇的“读心术”让人惊叹不已,几只仙球在一双“鬼手”的操纵下在红黄蓝三色杯子里神出鬼没跳跃增减,传统的中国四连环忽而变成花篮、火箭,又忽而变成了灯笼和马镫,还有一个扑克牌找牌的秘密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赵老师说,每一个精彩的魔术表演背后都要靠魔术师平时的勤学苦练和移花接木,只有眼疾手快,“套路”炉火纯青,把入眼睛和思维打乱,让观众惊奇难忘才能大获成功。

看来,学的是魔术,练的是用心,任何一份成功都来自日积月累的积淀。

## 河床

□南京 马浩

河床上睡着流水,流水的梦境里,当有苍苍的蒹葭、飘忽的白云、闪烁的寒星、游弋的鱼虾……我躺在小船上,顺流而下,河流便成了我的床。

水天一色,感觉自己飘浮在半空,蝉声从岸边的树丛中传出来,一阵一阵的,和着水拍打着船舷,不觉困意袭来,人人梦中。

不知我是河床的梦,抑或河床是我的梦。

一阵歌声从芦苇荡中传出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顿声望去,水烟朦胧中,见着一袭白纱的妙龄女子,在水面载歌载舞,婀娜曼妙,温柔缠绵,似有着无限心事。我正欲移船就近,忽从岸边传来几声蛩腔蛩调,穿空而起,悲愤激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心头一惊,回头,已不见屈子踪影,却看到一位须发飘然的老者,带着一群人,正向河边走来,一路手舞足蹈,唱念有声,不觉就来到河边。老者招呼我:“渔父,我们师徒几人想在此洗澡,不会误你打鱼吧?”我眯起眼来细细打量老

者,怎么如此面熟?陡然想了起来,前段日子,常见他独立在河岸边,面对着不息的河流发呆,有一回,竟然大发感慨,高声吟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不大懂他话的什么意思,倒觉得老头挺可爱的,这回愈加凸显老头的可爱了。

我正想答话,老者一群人忽然就消失了,只有两人在岸边辩论,一胖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瘦高个回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认出来了,那位瘦高个是庄子,我曾读过他的《秋水》,也知道他的一些轶事。据说,他老婆死了,亲朋好友前来吊唁,面带凄色,他却在那儿鼓盆而歌,说人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关键是过好当下的生活,不必过度忧伤。

正听庄子与惠子辩论,隐隐约约从远处,见一须发全白的老者,正骑着一头青牛,往河边徐徐而来,我心头一震,这可不是老子嘛!他来到河边,莫非寻找灵感来了,总觉得他的《道德经》是河流给他积淀的思想,“上善若水。水

善利万物,而不争……”他用流水告诫世人,不争比争好,顺其自然,人就会更快乐。

正想着,但见一个身影映到我的船边,抬头一望,原来是一位得道高僧,慈眉善目,面带微笑。他折一根芦苇,准备渡河,不觉惊讶,便听他自言自语道,一切世相皆幻想,人的欲念越多,人便越痛苦,一切烦恼都是自寻,回头既是岸。声音犹在耳,却不见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我望两岸来回寻找,果然两边皆是岸。

把目光收回,远望河道,我看到一位伟人,正在水中漫游,口中吟哦着:“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让我莫名地想到了他的《沁园春·长沙》,“去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时也,势也。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小船在水上漂游着,我的梦如水汽般弥漫着,百川入流,河面渐宽,水流汤汤,浩浩渺渺,不时回头,远处总会隐约有蒹葭苍苍。

## 母亲的手术

□南京 王亚芳

母亲终于破相了。不仅头上打了洞,头发也给剃光了。之前各种折腾,各种不太平,随着母亲脑子里那颗小瘤子装进送检袋后,都暂时安歇下来。

不仅母亲,连陪床的父亲都安静多了,居然好几天没朝母亲发脾气了,这在老两口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实属罕见。

母亲刚入院那会,晚上我在军区总院停车时,看见地下车库的安全通道处躺满了人。好多的光脚,就这么露出被褥;好多的身体,就这么头靠头、腿挨腿,蜷缩在楼梯拐角的平台上;家里给娃铺在地上游戏的软垫,此刻只有一种用途——床垫。

从安全通道楼梯爬上地面,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在挪步。太刺鼻了,脚臭味混杂着不清新的口气味,盒饭泡面残渣的酸腐味,反而将整个地下停车场的尾气味冲得无影无踪。我知道他们这样委屈自己,是为了省下银两给亲人看病,也猜想他们是为了第二天能赶早抢救专家号。

到了病房,父亲跟我抱怨病房住的人多,生活设施又不行,我什么也没说。临走时,我以天黑距离远为由,让父亲送我去地下车库。果然,目睹了地下室的一幕,父亲叹了一口气:尊严对于人来说,有时就是个奢侈品,你妈能挤进病房,真不容易。我说:我们不可以简单判定别人是否没有尊严,不论贫富,来到医院,都是一样的在等待宣判和救治,大家对待身体和生命向好的期望,是平等的,应该受到同样的心疼和尊重。

在等待手术的那几天里,母亲愤愤地跟我说:你父亲真不是个东西,他在电话里跟老家人说,我的手术很小,就是头脑里头去掉一个疝子;丫头,医生说我术后可能就面瘫了啊。

我笑了。父亲说的道理是差不多的,可要在头上打洞开口子,确

实不是小事,只能说父亲还没学会安慰人。母亲又说:脑子开刀要花很多钱,我现在只有农保,报销额度有限,真是肉疼。父亲也说:这才几天啊,各种检查,都好几万下去了,唉,来了只能听医院的。我只有笑:没事的,不还有我和弟弟么?父亲挣着脸说:不要你们的钱,我有钱。

过了两天,他们不提钱了,随着房间往来病友的增多和手术期的临近,母亲开始不淡定起来。每次去,他们都会告诉我新旧病友的情况。

临床的一个句容病友,昨天哭哭啼啼出院了。住了一个多礼拜,两万多元检查费花掉了,医生让她去上海华山医院。母亲说,她才45岁啊,可怜兮兮滴。72岁的常州老太,术后个把礼拜了,一直都在鼻饲,一只眼睛无法睁开。母亲叹:到底年岁大了些,恢复慢,她那个女儿41岁了,还没结婚,母女俩相依为命,唉。昨天刚从重症转到普通病房的淮安小姑娘,才16岁,跟母亲一样的听神经血管瘤,开颅后发现已经感染了,孩子遭大罪了,引流,消炎,灌肠,整天哼唧。还有一个女警察,二十出头,执行公务时遭遇车祸,脑袋瘪进去一大块,听说后来从身体其他部位挪了一块肉填进去,好端端的一个花季姑娘……

母亲术后,每日里我都会倒两趟地铁去一趟病房,给母亲送点自己做的营养餐,顺带给父亲送点家常菜。

我很欣慰,母亲没有跟我再抱怨父亲,父亲也没有再凶母亲。也许父亲在等候室守候了一天,被母亲推出手术室那一刻的惨烈状态震到了,原来,真不是从脑子里取个疝子这么简单。看着父亲一勺一勺给母亲喂食,我觉得这场景安详得不像真的。但愿这一次身体的修补,能给他们带来一次心灵的修缮。

## 寒露有菊

□云南泸水 和智楫

入秋后,夜里常常有雨,淅淅沥沥,轻叩窗户。到了寒露,秋意浓,夜雨愈频繁,每每从梦中醒来,都能听到窗外雨声窸窣,等再入睡时,连梦里都氤氲着滴沥的雨声。

难得的是,这样的夜雨却从不曾滴落到天明。清晨醒来,窗外往往已是天清云淡,晨光清澈。上班路上,快步穿行小区花园,目之所及,全是被夜雨浸润后绿意斑驳的草木,还有一簇簇金色的秋菊。

晨色清新,秋菊绚烂的金色,在晨风中不断绵延,抵达我的眼眸。顷刻间,周围流淌的时光便有了一种宁静的意味,透出一股纯粹的清明,清的是神态,明的是心灵。寒露时节,天地苍茫,黄叶飘

## 走在伯渎河边

□无锡 费德生

秋日的天空是那么的高远辽阔,无边无沿。团团白云徜徉在天边,轻轻地点缀着蔚蓝的天幕,清新而自然。

伯渎河两岸修起了蓝色的步道,步道旁高高的垂柳依然青翠碧绿,不减当年风韵。只是经过春的滋养、夏的热恋,使垂柳的柔性更韧,情意更浓。清风拂动,柳条宛如姑娘飘逸着的秀发,倒映在水里更是显得灵气十足。圆浑粗实的香樟,像忠实的卫兵守护在河两岸。在夕阳的余晖里,片片绿叶犹如闪烁着光芒的大眼睛,满怀深情的关注着来来往往的步行者。

乔木下,驳岸边,一丛丛一处处野菊花尽情开放,为秋日的伯渎河增添了一抹姿色。夕阳照在河

面上的绝妙画面,让人不禁想起了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几只水鸟掠过水面,随着一声鸣叫飞向远方。恍惚间,飘来桂花的缕缕幽香。我循着花香的路径,去寻觅“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幽幽意境,去探望月色下桂花姑娘的神秘真容。

此时步行道上的人多起来了,也是伯渎河最闹猛的辰光。白发如霜的老夫老妻来了,他们一会儿并肩走着,一会儿一前一后走着,时而伸臂双臂做个深呼吸,时而倚持护栏观赏野景,有说有笑,兴致勃勃,伯渎河留下了他们沧桑的回忆。

穿着时尚的一对恋人来了,或是勾肩搭背,或是十指紧扣。他们

谈生活,谈理想,谈事业,撒下串串笑声,又疾步赶过了慢走的人们,伯渎河融入了他们青春的梦想。

一位中年男子推着轮椅来了,轮椅上坐着他母亲。因高血压中风导致半身不遂,每天总要推她出来转上一圈才回家。儿子还别出心裁的在轮椅上设置了雨篷,从此可以风雨无阻,伯渎河留下了百善孝为先的千年古训。

此刻,街灯、路灯、两岸楼宇里的灯,全都亮了。万灯齐发,一片光亮,天地同辉。伯渎河成了金色之河、美丽之河,河两岸成了金色之地、温情之地,流淌不息的伯渎河啊,你要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道奔向新的未来。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7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